

笔走北京
名家老宅

胡同往事

董夏青青 著

瓦砾 窗棂 老墙 朱门 庭院 梁柱

HU TONG WANG SHI



是悬浮在空气中的颗粒，
是一把湿乎乎的土，
是一片黑漆漆的阴影，
是一只放出去后收不回来的风筝。
是什么？
都是一双双流泪的眼。



胡同往事

董夏青青 著

失重 失语 失聪 失血 失明 失忆

失掉的 不止是关于历史的只言片语。
失掉的 不止是关于真相的既成记忆。
失掉的 不止是老北京们的固定居所。
失掉的 不止是对一种建筑模式的平淡印象。
失掉的 不止是可有可无，一次无从恢复的删除。



C 董夏青青 著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同往事 / 董夏青青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7.8

ISBN 978-7-80759-043-9

I.胡… II.董… III. 1 名人-生平事迹-北京市

2 城市道路-史料-北京市 IV. K820.81 K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7317 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6mm × 235mm

字数: 340 千字

印 张: 21.5

出版时间: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尹 岩 王亦言

特约编辑: 千 日

整体设计: 千太阳

监 印: 陶 冶

ISBN 978-7-80759-043-9

定 价: 35.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386

传 真: 024-23284448

E - 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胡同往事



目录

失明的窗棂

齐白石——一次自然生命的铺展	七
老舍——笔下的老北京	十九
欧阳予倩——一局没走完的棋	三十一
梅兰芳——暗香浮动月黄昏	三十八
田汉——细管里吹出的号角	五十一
沈从文——一个人的北京城	五十七

失忆的瓦砾

忽必烈——横空出世的帝王	七十三
袁崇焕——牵引明清两代	八十一
多尔袞——一切都如过眼云烟	八十八
李鸿章——你说我容易吗	九十六
左宗棠——一臣开济三朝心	一〇三

失重的梁柱

章士钊——难以驯服的老虎	一一九
杨昌济——欲栽大木柱长天	一二七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	一三二
马寅初——老马识途	一四一
梁思成——扛不动的北京古城	一四九
赵朴初——竹影扫街尘不动	一六一
辜鸿铭——捍卫传统文化的辩帅	一六六

王国维——殉身不忍旧学亡

一七五

失聪的庭院

宋庆龄——无从复制的风华

一九一

丁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二〇一

冰心——你是梦里的玫瑰

二一二

林徽因——清丽的梦一场

二一八

失血的朱门

谭嗣同——壮士的背影

二三七

康有为——圣人的角色

二四七

梁启超——时代的过渡者

二五九

蔡锷——护国大将军

二六七

失语的老墙

鲁迅——彷徨中的呐喊

二八三

蔡元培——心中的北大红楼

二九三

陈独秀——箭杆胡同一支独秀

三〇〇

胡适——神龙见首不见尾

三〇九

周作人——何止拐了八道弯

三二〇

郭沫若——我的圣母玛利亚

三三〇





失明的窗棂

时间比冰冷的月光更淡漠地爬过一道一道木格
老朽的窗棂
干枯而僵硬
在岁月中被放置为一堆悲壮意态的白骨
那呆滞的模样
像一群倒挂在房梁上风干了的蝙蝠
然而君不见
在头脑的深渊中开到荼蘼的精神花朵
是从其肉身皮开肉绽处爆溅出来的诡谲的磷火
温暖了天下苍生





胡同往事



齐白石 | 一次自然生命的铺展 七

老舍 | 笔下的老北京 十九

欧阳予倩 | 一局没走完的棋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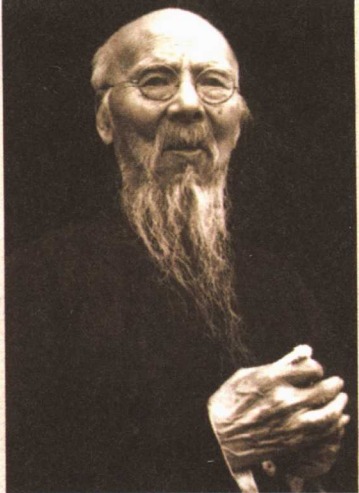
梅兰芳 | 暗香浮动月黄昏 三十八

田汉 | 细管里吹出的号角 五十一

沈从文 | 一个人的北京城 五十七







齐白石——一次自然生命的铺展

跨车胡同 15 号 雨儿胡同 13 号

站在齐白石居住了 31 年，直到他生命最后的小屋门口，可以看见四周已经挤满了巨大、僵直、硬挺的高楼，开着玻璃窗，袒露着明晃晃的心脏。它们轻声地凑着靠近过来，像黑夜的狼群一样伺盯着眼下这几间破败的老屋。

门上写着的“谢绝参观”，把我挡在了齐白石生前生活场所的视线之外。这个房子是一个并不太大的器皿，装满关于他的记忆后就再也装不下别的东西了，可是奇怪得很，这里一开始，还盛装着供成群结队的人用来润喉咙的清水，然而，现在竟倏地在急忙赶来的人面前，变成一个湿嗒嗒的、发黏的土罐子，只装了无尽的荒凉和为数不多的几声孤寂的咳嗽。浓厚的阴影重重地压在这个小院子的胸口上，于是这小院仿佛是一个正趴在母亲膝上酣睡的孩子遇上汽车相撞时，猛然被震动惊醒了。它试图埋下头，把眼睛再睁大来看，是不是还没脱离刚才混沌沌的梦？然而，它的怀疑已没有了容身之所。

时间像一小丛火，慢慢且细细地煨着历史的药罐，直待到岁月的清水完全变成浓黑的中药汤。

齐白石原名纯芝，后改名齐璜，号渭青，字濒生，别号“白石”，是借用故乡湖南湘潭老家的一个乡村驿站“白石铺”的名字而起。

他只读过一年书，从15岁起便当起了木匠学徒，但是，齐白石把这项“下等活”做得很有滋味。他经常摹习《芥子园画谱》，使自己雕花的技术臻于“庖丁解牛”般的境界。

1888年，齐白石先后向一些乡里名士学画，并请陈少蕃教他诗文。以至后来，他自我评价：篆刻第一、诗词第二、书法第三、绘画第四。

从1864年到1901年，齐白石都没有离开过故乡。在故乡，每天总可以偷听到一点天地中的事，闻见造物者带有泥沼气的智慧，即便回家时，口袋里也不忘塞上一点轻快、一点烦恼。

这使得齐白石的画纸像一个奇怪的旋涡，以往旧文人根本不屑的什么农民干活用的钉耙、镢头、竹筐、瓦罐等都统统被卷了进去，乡间的各种草虫、青蛙、鱼虾、瓷器以及放牧、打柴等都成为他画面上的题材，甚至算盘、秤砣、老鼠、蚊子都越过名声的藩篱，没入画中。

因此，他的画里不小心就塞满了田地里绿油油的草树的清香，混进了孩童们热闹的歌谣，以及本分的老农劳作过后歇息时的余慵。他的心是一座宽敞的宅院，任由自然万物的声音和光辉进出。

在眼下一些艺术家的新鲜视角中，“寻常”已经是一条在入口处写着“此路不通”的窄径，是对艺术家发挥才能的限制。这样一来，“内容”上的穷途末路，则直接致使更多的人在艺术形式上求新求变，蹊跷的“主义”、复杂的“理论”成为创作市场上的俏货。

可是，艺术并非为显示艺术家过人的才智而生，艺术作品不是为理解力惊人和偏于病态的读者准备的。艺术家也用不着披肝沥胆地硬要造出个奇怪物来。“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至如刻画谨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该无生机也”（董其昌），艺术是人性灵栖息的居所，齐白石本人97岁的高寿就是生动的说明。



三

在故乡待了近40年的齐白石，在不惑之年，开始接触外界的天地河流。八年里，他“五出五归”，游历了陇中、岭南、江浙等地。然而，他的艺术爆发力此时仍冻结在一片混沌当中，头脑里依稀只是一片家乡“寄萍堂”模模糊糊的光景。直到家乡遭遇战乱，军队和土匪竞起，齐白石为了养活家庭和躲避灾祸，来到了北京，碰上了陈师曾。在一座城市，同一个人偶然的相遇，竟然使得已经57岁的齐白石，终于等来了自己艺术创造力的觉醒和艺术才能的迸发的时刻——“衰年变法”。

好比是偌大的竞技场上款款走来一位头顶苹果的窈窕、端庄的女子，她就是传统文化的象征，头顶放着的那颗鲜艳的红苹果是“求变”。台下走上中国勇士吴道子，他拉开大弓饱满如圆月，一箭将苹果射落在地，女子毫发未损，吴道子向着沸腾的人群欠身致意：“I’ am 后羿也”。这时，西班牙游侠毕加索也紧跟着上来，将苹果一箭射穿，得意地说：“I’ am 罗宾汉。”眼看着，齐木匠竟然也趁人不备，从后台潜到了众人的视线当中，颤抖着拉开了弓，这一射，极有可能不但射不中苹果，还把公主的命给了结了，然后以一句哆嗦的：“I, I am sorry”了结，可所幸历史没有给他机会去演绎如此荒诞的戏剧情节。

齐白石的变法成功了。

这一场背水一战为他一刀劈开了造物主永恒创造力的洞天：“红花墨叶”的大写意臻于造物者本身的意志。这时，齐白石所创造的整个画面的世界，正在掀起一场极其庞大的解放运动，在每一个纤维的交叉网点里，都有无数亿个生命从梦魇的壳壳里冲出来。某种生命的热情在四周飞上飞下，四面八方都洋溢着一种柔和的生命躁动的声响，好像是每一刻流连在画中的灿烂的分秒，喃喃地在田地间举行着欢宴。

“衰年变法”已经是1903年初来北京的齐白石19年之后发生的事了。

1919年，决定定居北京的齐白石先住在法源寺羯磨寮；后住在陶然亭附近的龙泉寺。

1920年，住在闹市口石灯庵，还一度住帅府郭葆生家避难，后又迁去象坊桥观音寺。

1922年6月，住在西四三道栅栏。

1923年秋冬之际，搬至高岔拉1号。

这些年里，齐白石一直都处在被谋生的重负压抑下的痛苦之中，在北京失重般地漂着。“衰年变法”，细细的绳子上悬挂着齐白石“饿死京华誓不休”的决绝和痛楚。他自己曾经叙述当时的卖画生涯：“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平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有人问津，生涯落寞得很。”

齐白石早期的画以八大山人为师，山水学金农，但当时八大山人的画路在北京没有多大的市场，在画家们哀叹“冷逸如雪个，游燕不值钱”的大环境下，还没有名气的齐白石，不但要维持生计还得同时撑起湘潭和北京的两个家，可想有多么艰难。“一身画债终难了，晨起挥毫夜睡迟”，经济的问题一生都不间断地向这个勤勤恳恳的老木匠挥动起鞭子，重重地落下。

然而，变法的初见成功并不意味着齐白石就此摆脱了过去的境遇，就此得到了或者金钱或者精神等不同方面的满足。他仍然在艺术的边缘孤独地踩着独轮车，歪歪扭扭，尽量把持着艺术和生活之间微妙的平衡，不至于跌落到生活底层的深渊。

转机直到1922年，陈师曾携中国画家作品东渡日本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时，才扭捏来到。齐白石的新作以重磅炸弹的姿态投向画展，二百多幅作品在三天内被高价一抢而空，连观展的法国人也抢购了几张，拿去参加巴黎艺术展。

齐白石这只羸弱而稀罕的蝴蝶，在东瀛微微扇动了一下翅膀，便随即掀动起一场在北京字画界辐散开的飓风。

于是，琉璃厂“南纸店”的老板们，发现平时不太被人瞩目的齐白石的



跨车胡同15号摆给我一个冷淡的后头瓢儿，我攀住一棵树，等待的耐心越来越虚弱，尔后，僵成了一块硬梆梆的树皮。





作品，突然被外国人奉若圭臬。哪怕他们把白石的画价提高数倍，数十倍，也填不饱这些人的胃口。于是，在齐白石的家门前，刚到的画商还没停稳了脚跟，就被后头赶来的撂倒在了身子底下。

真是风趣，“墙内开花墙外香”，给齐白石的作品以应有的尊重和重视的人竟然是一群外国人，中国人审美的一双慧眼上结满了烦冗的蛛丝，对于真正的大师的注视，不是中国人自己完成的。

很多当代的艺术家对这个问题感到无望和悲哀，甚至眼下就在这个怪圈里煎熬。谁能想到，这个问题已经是本老黄历了，多少年前就把齐白石困惑得要命。

这个尴尬的局面，如果一直僵下去，可能会产生更恶的影响：富于天资的艺术家们，误以为中国人的艺术欣赏能力还处在蒙昧时期，于是创作的基准便逐渐向西方靠拢、甚至认为如果被本国的大众所赏识，就等同于枪毙了自己的艺术，即以外国人微笑为荣，中国人鼓掌为耻，令人啼笑皆非。

再长久下去，这些不断在国内突围失败的艺术家里，就变为强势的异域文化在中国的扩音器。中国人便会在一直由自己耕种的文化地盘上，收获一些扭曲了的杂交货，或者是完全不认识的“舶来品”。

还不该哀叹吗？那帮子食欲可怕的伙房师傅，拐走了别国的美食家，烹食着从世间各处搜获的珍馐，以满足他们永不餍足的对美味的需求。而我们，我们的灵魂却在挨饿，连随便糊弄出一桌能吃的菜的厨子都快找不见了，更别说使我们的味蕾获得高级体验的人了。

四

1926年冬天，经济状况已经大有好转的齐白石，花2000银元买下了跨车

胡同的住宅，终于在北京有了一个安定的家，而那时他已64岁。

北京一般的四合院种的多是丁香、海棠、月季、石榴等有姿采的花花草草。可是齐白石的南院除了甬道被铺上了砖，地里也种满了丝瓜、葡萄和苋菜，使得家乡的景致在这里也生了根。又或者，齐白石并不单单是思恋故乡的山水，更重要的是他画上的草一茎都由这田间地气地相摩相荡而生成。

据齐白石的孙女婿马泉回忆说：“家中的院子里种满了藤萝、豆角，还养了鸡和猫，看起来有点儿田园生活的味道。这些花草和小动物，都是齐白石作画的模特，他总是要先细致观察，再动笔。”

他还曾经对他的子女发难：“你们画了半天丝瓜和牵牛花，你们知道丝瓜和牵牛花的蔓是往左旋还是右旋？”这个问题把大家都问住了，齐白石一看问到了节骨眼上，就说：“应该知道事物的一些细节，只有知道了细节，做事才有根。但真到了画上，又不必拘于实的限制，怎么好看可以怎么处理。”

清代的学者龚自珍说：“不善入者，非实录；垣外之耳，乌能治堂中之优也耶？则史之言，必有余吃。不善出者，必无高情至论，优人哀乐万千，手口沸羹，彼岂复能自言其哀乐也耶？则史之言，必有余喘”。齐白石细心地琢磨和观察事物的形态，是“善入”，但不为定法所拘泥，则是“善出”。

“善出”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核”，齐白石每一幅画像，画的都是他的情感，这些景物，仿佛是偶然介入的，是诱发他情感的某种因素。尽管齐白石选择的多是生活中琐碎的角色，但却并不见得他画中的真意，也同这些事物一样，容易被人轻易地忽略过去。比如他借诗画影射日寇汉奸，在一幅《群鼠图》上写道：“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既口齿我果，又剥我黍。烛灯残，天欲曙，严冬已换五更鼓。”本是一群见不得光的老鼠，在齐白石的笔下则成了日寇的精神缩影。对于齐白石而言，画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形矣。

不但在画里巧妙地给日寇以难堪，“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1939年，老人在门上贴出13个大字：“白石老人心脏病发作，停止见客”。即使不久后因为经济困难，他不得不重新卖画刻印，但为了不被日伪利用，又在大门上贴出一张告示：“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待。庚辰正月八十老人白石拜白。”

很多人说齐白石的童心表现在作画时，表现在日常生活里一些可爱的细